

金句

◆ 我写书都是一次成稿，从不修改。这本书就是我花了20多天时间，在北京一个洗浴中心完成的。我是对写作不算特别认真的人，像我这样的人都能成功，我觉得也是文学的一个悲哀。

孔二狗的新书《东北往事5：黑道风云20年》，不到半年，三次加印，他对自己的调侃凸显了文学的现状

◆ “生活”指什么?无非是把日子填满的那些琐事，工作、家务、买菜、烧饭、逛街、看电视、尽家庭角色之义务、保持良好社会关系等等。这些事已经足以把一个人一天的时间占得很满很满，倘若把这些都做好，那么整个人无疑是要被这庞大的现实彻底吞噬掉了。

作家陈染说，人总要从繁忙的生活浮面进入一种“精神深度”

◆ 那些对抗的部分并未丢失，只是放进了抽屉。金士杰讲时间怎么将他从叛逆青年变成一个能与心灵和平相处的人

◆ 追美剧的时候在想：什么时候中国也会有一周播一集的电视剧呢？现在我知道了：《小时代》。博主@和菜头在微博上调侃没完没了的《小时代》

◆ 戏剧、文学、电影，我喜欢悲剧。如果你没有“悲”怎么会有“慈”呢？我觉得基本的善意一定是建立在一个感同身受的同病相怜的悲切上面。没有这种内心的触动，整个社会散发不出慈悲来，人也散发不出善意来。

贾樟柯在微博上发布了自己的悲剧观

◆ 我没有达到自己的理想（冯骥才的理想是社会的文明），但是不会放弃我的追求。我经常失望，但是我不会对自己做的事情悲观。

冯骥才语录

◆ 刚出唱片时，我常常到夜市去找，哎，有了！有盗版还开心。那时的梦想很卑微。现在年轻人说热爱音乐，热爱什么？他们想象成为巨星或拿巨额代言费，但谁一出手就会到那个位置呢？

歌手庾澄庆给年轻人的忠告

◆ 画家书法家因为有了市场价格以后，心情不再纯粹，上世纪80年代时请人家写一幅字，被认为是很风雅的行为，可是现在讨字画的人和写字画的人心里面都已经有了市场价值。收藏大兴，好处是人们会为了收藏而读书思考学习，坏处是文人交往之间已经没有了纯粹的友谊。

学者陈平原对收藏的看法

◆ 你已经7个月了。7个月，够一生受用的道理都学完了，这个道理就是：哄。爸爸妈妈天天哄你，对吧？学会哄，一生受益。想原创，就把想象力哄高兴了。想孝顺，就把父母哄高兴了。想走对人生路，就把眼力哄高兴了。

作家给顾羽乔小朋友写的赠言

◆ 不论学者们对一本书的评价如何，纵然他们众口一致地加以称赞，如果它不能引起你的兴趣，对你而言，仍然毫无作用。别忘了批评家也会犯错误，批评史上许多大错往往出自著名批评家之手。你正在阅读的书，对于你的意义，只有你自己才是最好的裁判。

大作家毛姆的阅读观点

◆ 上世纪80年代，写作与批评保持平衡的关系；近年来这一平衡被打破，媒体上铺天盖地的文学评论强势介入文学。真正严肃的文学评论与其在喧嚣中争辩，不如保持沉静。

作家王安忆说，如今文学批评使她恐惧

◆ 那个下午夕阳特别好，我从老家回来，跳下公交车，直奔莲桂路口。他们全在，满是节日气氛，把平时舍不得的好书都拿出来了，争先恐后给我看。我像阅兵的主席一样在书摊中穿行，一边跟他们开玩笑，一边一抱一抱地买。

作家宋石男在微博上回忆那些不复存在的旧书摊

◆ 每次看到电商打图书价格战，都有种末世感。书不该拿来做打折的噱头，书应该有稳定的价格，虽然书便宜但它是必需品之外的东西，所以它是一种小小的奢侈品。书不该让读者产生占便宜的感觉，精神生活不该这么贱胚。

文学编辑“桃花石上_书生”对书籍打折的慨叹

我在读什么

《天地过客》

曾纪鑫 著

人的一生，其实就是那么短暂的几十年，来也好，去也罢，终究是个过客。

《天地过客》精选国家一级作家曾纪鑫自1985年发表作品以来创作的散文、随笔、杂感等一百多篇，分为“天地过客”、“乡村情怀”、“生命的洗礼”、“无法逃避”、“时代风云中的抉择”等五辑。有的文章虽写于二十多年以前，但并没有因时间的流逝而“过时”。

我一次次地翻阅曾纪鑫先生的《天地过客》，很喜欢作家的文风，之前读了他的几部文化历史散文，给我的感觉是大气磅礴，具有主题宏大、取材广泛等特点，能够做到人性、民族性与现代性的融合。这部散文集使我对他又有了新的认识，对他作品的思想内容有了更加全面的把握，同时对作家创作风格形成的原因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

《天地过客》围绕“天地”与“过客”两个核心理念展开笔触，或许我们还可以这样理解，作家始终坚守新启蒙立场和新历史主义精神，把自己定位于普通而平凡的过客，在浩瀚无边的天地中匆匆行走，这是一个人在生命探寻之路上的思想录。生长于荆楚大地的曾纪鑫身上有着屈原式的求索精神，他在不停地行走不停地思考——因为过客的性质就是如此。一个真正的作家，不仅具有为民生立命的责任，还得有自我心灵的追寻、诘问与探讨。

“天地过客”中，所选文章大部分是对各地人文历史的描摹，它们就像一幅幅风俗画，一篇篇抒情诗，但作家在这些地方却感到自己是一个“过客”。于是，我在读这部文集时会感到一个人无论在空间意义上漂泊了多远，实际上都走不出自己心灵的那个地方——故乡；一个人无论在时间上漫游了多久，都难以超越历史。正是因为这样的宿命和恐惧，作家成了一个行走在天地间的过客，一个精神上的流浪者，也成就了一个执着的探索者。

“乡村情怀”给我的触动最大，开篇《哑者的声音》非常感人，作者采用近似小说的体裁把家乡一个哑者的生平事迹写得生动形象，文中的哑巴已不仅仅是一个个体，而是一种别样生命的象征,既是压抑后的必要发泄，也是内在的生命需要，是他获得关注、实现价值的一种手段。这样的感受，是曾纪鑫这样从小生活在农村所独有的感受——在偏远的乡村，总会有一部分这样“弱小”的生命不被人重视，不被人关注，然而就是这样的生命，却能凭借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顽强地绽放出生命的绚丽。

第三、四辑篇幅大多比较短小，但却是微言大义。作家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关注现代社会，透过这些深沉的人文关怀，不难探索作家创作思想的发展轨迹。曾纪鑫关注时事，创作的作品也显得厚重而大气，这既靠天分灵感，更需博古通今的知识积累，融入社会时代的生活体验，还得精心提炼，缜密构思，然后才能变成启人深思的文字。

“时代风云中的抉择”，所写人或事都发生在变动时代的浪潮之中，这些叱咤风云、威力无边的“英雄”，透过概念化的“标签”，其实，他们都是一个鲜活 的个体，有着单一的“英雄”概念所无法概括的丰富性。正是因着这一点，作者在将历史具体化的过程中，就以“小历史”的方式翻出那些透析对象精神底层的史料，把这些“英雄”还原为常人，窥探其心灵。从《严复的起点与归宿》中得知，严复得风气之先，所译《天演论》，惊醒了众多仁人志士的沉寂，开启了中国面向西方的视野。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的晚年，思想却越来越保守，越来越封闭，“在难于挣脱的悖论与怪圈中，将精神的归宿，定格于生命的起点。”由严复这种悖论式的思想历程，作者特别提醒读者注意保守与激进、现代与传统、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冲突与碰撞所面临的困境：“如何建立一套不以西方文化价值观念为依归，而是适合中国土壤的自我评价标准体系，以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推动社会转型及现代化发展，仍是横亘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无法回避的严峻课题。”

【作者简介】▷▷

曾纪鑫，中国著名散文家,学者,历史学家,编剧。系国家一级作家、《厦门文艺》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个人专著二十多部,多次获国家、省、市级奖励,作品被一百多种报刊、选集选载、连载,数百家媒体评论、介绍,享有实力派作家、学者型作家之称。



▲《天地过客》▲

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

出版年月：2013年8月

11

连载

凤凰出版社

主人公侯海洋在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后，因客观因素被分配到偏僻的新乡镇当起了乡村教师，并在工作发生了一系列的故事，面对领导刁难而错失良机，被恶霸欺凌，意外中收获爱情。让他渐渐体会到社会基层工作中的酸甜苦辣，本书带领读者走进中国的最基层，新闻报道的背面，体制改革的现场，去看一个公务员摸爬滚打的命运。

成为镇小学老师

新乡中学校长代友明终于出现。他是典型的乡镇校领导形象，身穿质量低劣、样式老款的西服，衬衣发旧，戴了一条暗红领带，领带上还有亮闪闪的领夹，皮鞋灰扑扑的，鞋帮上有缝补过的痕迹。

侯海洋对代友明有天然的亲切，代友明的形象也是父亲的形象，每一次父亲要参加正式活动，也是一身低档西装加一双旧皮鞋。

“……由于以上所说的特殊原因，新乡中学和小学一直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这一点和其他地方的初中和小学不同……新乡人民需要受过专业训练的老师，你们这些新鲜血液到来，会改变新乡学校落后的帽子……”说到这里，代友明笑眯眯地看着秋云，道，“秋云是岭西师范大学毕业生，正儿八经学习外语的，你到这里不仅仅要教学生，我看得把老师统统培训一次，我们中学的英语老师，很多都是自学成材的。”

讲完开场白，代友明特意开始安排新老师的工作。秋云任初中一年级的英文课，他特意强调道：“秋云老师教初一，初一学生是一张白纸，能绘出更新更美的图画。”

提到侯海洋时，他道：“中师高校长是我的老朋友，在假期我遇到过他，高校长对侯老师评价很高，侯老师不仅仅学习好，也能积极参加社会活动，老高还特意要求我给侯老师加担子。”

侯海洋听得有些迷糊：“这些当官的说话都不可信，如果这些话当真，我怎么能分到新乡学校？”心里虽然这样想，可是听到代友明这样说，他的虚荣心还是得到了满足。

“侯老师在一年级当班主任，要把学来的新知识，从头教起。”代友明见侯海洋很严肃的表情，提高声音道，“侯老师，这是校领导集体研究的决定，显示了组织对你的高度重视，你一定不要辜负了组织的希望。”侯海洋这才收回心思，谦虚地道：“我才参加工作，也不知道能不能当好班主任。”

代友明鼓励道：“你放心，有什么事情，学校领导会支持你的。”

会议结束以后，代友明道：“今天是新老师报到，按照新乡学校传统，还得请大家吃一顿粗茶淡饭。”

五个新老师跟着代友明来到了新乡场里，迎新伙食安排在豆花馆子里。代友明和五个新老师坐下以后，黑汉子刘清德也走了进来，问道：“老代，中午喝点什么酒，瓶装酒还是新乡老白干？”

代友明略一迟疑，刘清德马上就道：“就喝新乡老白干，我看这几个人也没有什么好酒量，莫糟蹋了好酒。”代友明没有表示反对，刘清德就开始招呼餐馆老板。

秋云有意无意选了一个距离黑汉子最远的位置，凭她的直觉，这个黑汉子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下三滥，对这种人，最好的办法就是敬鬼神而远之。等到五人坐下来，又进来一个中年女子。代友明介绍道：“这是王勤副校长，主管新乡小学。”

侯海洋听到王勤的名字，想起了父亲的话，知道就是这位副校长帮过自己，眼神中便多了些友善。

王勤是典型的农村女教师形象，她坐下后打量了几位新老师，道：“欢迎你们，科班生越来越多，新乡教育力量越来越强了。”

豆花、肥肠陆续上了桌子，代友明对着屋外喊道：“刘主任，开席了。”刘清德站在外面，迟迟不进来。代友明又喊了几声，他才进来，坐下，对代友明道：“刚才我遇到朱所长，他今天值班，我叫他一起过来吃。”

代友明原本已经拿起了筷子，闻言又放了下去，道：“朱所长要来，那我们等一等。”他向几位新老师道：“新乡在山区，穷山恶水出刁民，没有派出所给我们撑腰，学校的日子不好过。”

十来分钟后，派出所朱所长这才露面。朱所长四十来岁，身材魁梧，肚子颇有规模，眼圈和嘴唇发黑。坐下以后，面无表情地用眼光扫过几位新老师，然后就视几位新老师如空气。

又有两位干部模样的人来到了豆花馆子门口，刘清德眼尖，马上站了起来，热情地道：“蒋镇长，还没有吃饭嘛，加到一起。”

蒋大兵的特点就是黑和瘦，头发卷曲，贴着头皮，从发型到相貌都和非洲人相似。他走进来以后，代友明赶紧将屁股下的木板凳让出来，自己取了一张胶板凳。

征稿启事

读者朋友们,本报热读·连载版现已推出“我在读什么”新专栏,最近你在读什么,有哪些收获,它为你的人生带来了怎样的影响。请你记录下来,与读者们分享!文章字数千字左右,文笔流畅,有个人见解。请发送至邮箱,留下个人信息。